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 春秋明志録卷十一

明　熊過　撰

##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起至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止查原本係缺頁

杞伯成卒于會

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至是四遷矣而終滅國于是也故積輕之勢而不常厥居者真失策哉容城杜註地缺任公輔以為華容然楚都郢華容地在郢南游吉獲許男未必敢越楚國都罙入其阻疑非華容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卷即召陵劉子也卒不稱子本闕文不日者喪不訃或言卷主會視尹氏主王喪爲輕非也其書卒魯所私也劉原父曰王者之制内諸侯禄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禄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陳君舉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翰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

書卿帥師者著威令不行于强暴而行于小弱也

葬劉文公

李廉以為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内諸侯者皆曰子

温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内諸侯卒

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
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
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註公羊乃以其稱公之
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
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愚按劉本畿內采地今
河南偃師古緱氏成王封王季子因為氏則本畿內
諸侯非自外諸侯入為大夫明矣但諸侯僭公不止
畿內意者周之末造死則以神明治之寵以隆階如

今時增秩亦尚文之習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吴雖無憂中國之心然其臣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是亦蔡昭能自立以吴子也吴稱爵吴之强也楚人者圍蔡之人傳謂子常之卒非也子常囊瓦也瓦既為元帥孰非其卒而又別有私屬乎吴攻楚所必救故兵撤圍解

蔡侯得去國而以吳子遇圍蔡之人于栢舉栢舉漢汝南西平縣楚地也戰不在蔡故不言救蔡據經囊瓦師師禦吳及見圍蔡之師先敗瓦師遂至大奔瓦因懼誅而奔鄭矣左氏序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圍蔡之師及囊瓦之卒也而註者誤謂吳楚師緣下云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可証為楚二師矣其傳者異辭遂失先後左氏妄有所紀應云圍蔡師奔子常卒亂乃合經耳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吳入郢曷為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楚以羣蠻為國羣蠻盡惟郢存焉爾郢者楚之都也楚抗衡北方以陳蔡鄭許至于屏國皆蠻也隨叛則不得志于漢東庸濮叛則申息之門不啟吳以計疲楚滅巢滅徐滅州来以空其藩屏楚既自敗于長岸雞父又敗其六國之師定二年楚師伐吳而諸侯不来則其黨與盡矣入郢者直造其都無乎人之

辭也齊履謙以為郢當依公穀作楚非也

五年春王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先天歷新法推得辛亥交分十四日二九五五入食限

夏歸粟于蔡

越陳宋二國而餽之畏吳也

於越入吳

趙子常曰於越勾吳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吳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于吳則吳其國名也故得稱吳越雖禹苗裔而始封于會稽按汲冢竹書有東越於越則越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范甯氏曰於越越言也春秋則以其所以自稱者書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為桓子胡子曰意如書卒見定公不討逐

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
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
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滅國以君歸故異而日之哀

之册復見許杜氏曰楚復存之此則當如蔡侯盧陳
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滅疑當作入也隱十一年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鄭不有其地以許東偏奉許叔
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已而鄭亂許叔入許依楚
矣齊伯叔常從伐楚其後從晉雖許貳晉以楚故也
于是晉楚俱弱矣鄭乘楚亂乃滅之李廉氏曰鄭入
許而齊鄭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又合天下
遂無晉春秋是以終世亦可慼也已

二月公侵鄭

自宣季年魯無君將者八十一年矣至是意如死家臣又有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奸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因竊取其權定公復自將而侵其後侵齊會晉圍成皆以師行

公至自侵鄭

内侵伐不至此何以至予公之為晉討也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周

六邑而晉使魯討之其興師非一國之私也葢不至
以為恒斯至以明義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夫一卿將命可無他事
今每事一卿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于是陪
臣執國命而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東門氏以後仲
孫聘晉者三叔孫五季孫十有二說經者别之曰仲

之事簡叔之情忠季主范荀借外權以逼公室耳春秋之義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其初聘問尚簡故不得外交其後寖繁而交始固于是始得借外權為内患宋樂祁主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善晉大夫不獨魯三桓也然孰知天道好還陪臣執國命以叛之哉梁嬰父董安于疊見于春秋遂以是終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祁犂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于簡子

范獻子怨其主于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胡子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

冬城中城

趙企明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穀梁以為三家張葢以中城為城之中疎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今圍鄆圍于齊矣不書伐齊鄆本内邑也故以圍叛邑為文陽虎坐議季孫親行故也何忌受學仲尼不修文告至于用兵亦失也夫忌者何忌其遺何蓋鈌文也公羊子曰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或問不知夫謂何忌名乎忌又一名也乎曰何忌名也忌又一名也嗣是經无書忌者何也春秋無是也或曰

謂二字乎疏所謂哀七年晉魏多之文乎將孔子作
春秋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故欲定一名而使天下
易諱乎曰古之名聞諱山川日月之比矣一可也何
譏焉吾觀三氏哀七年俱書魏曼多也不聞去曼以
示譏也惟十三年公羊書魏多焉二傳無是也且古今
之本不同耶雖然奚以不同論也且何忌書至是凡
三見矣城成周者何忌定三年盟邾子于拔都者即
又何忌也今夏同季孫斯如晉即又何忌也假孔子

欲示譏乎城成周其始見也何故至此而後譏以為
孔子之立法何故恕意如不敢責何忌之深也彼元
凱之謂鈌文者是也此義也闗于春秋末矣讀公羊
者疑焉附見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是時齊鄭皆與魯為仇齊鄭盟鹹將致衛叛

晉以危魯也陳君舉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来未之有也是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叛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此齊衛合黨之始左氏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也陽平元城縣地許翰曰齊衛之盟叛晉也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

景不足望也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佐孫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趙子常曰內侵伐恒不至再侵齊何以至齊景公結諸侯以叛晉而魯未從故國夏伐我而公再侵齊以報之以其重于叛盟主非一國之私故皆書至以别之

曹伯露卒

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瓦以待晉師之救瓦本南燕地今衛輝府昨城縣其北近衛後蓋服屬于衛杜云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是已魯大國也昭八年蒐于紅革車千乘三家之師也是于禦齊何有哉晉政以賄成而乞師不怍公親出境以逆其師陪臣執國命而為謀之不審可罷也已將畀師衆稱師之意耳胡子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是故

不書士鞅荀寅夫春秋之法晉有二師而不得書視凡例亦少異也夫君之不可會大夫也君臣之義春秋之所嚴也不能自强結怨于齊乞援于晉至于國君下會諸侯之大夫君子于是乎有陵替之懼矣或曰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審是則瓦之會其不書鞅明矣胡子以為重師恐無取于瓦之義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子越嗣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遂者忌于後事之辭晉既侵鄭則懼齊之救兵至衛也故侵以忌辭書襄之三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曾于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曾亦叛晉晉伯之衰非細故矣汪仲裕曰于齊始伐盟主書伐衛遂伐晉于晉始討與國書侵鄭遂侵衛齊則伐而晉則侵見晉伯既衰之甚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杜元凱曰為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趙鵬飛曰鄭衛雖受兵而叛晉益甚故為

曲濮之盟不復事晉也

從祀先公

從祀抑季氏之攝也先公非一公杜元凱言正閔僖次位馮允南言昭公始得從祀太廟則皆有主名可專稱何得槩云先公乎且閔僖親盡時祭所不及經文書有大事何知有正于二公也且昭公之葬稱謚必已祔祭祖廟絶其兆域不同先君者墓而已並疑主未祔祭經傳無文葢臆說耳故汪仲裕以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爲疑是矣昭公之出范鞅謂意如曰子姑歸而祭故季氏久假不歸至是陪臣

執國命欲抑季氏爲之名始具駿奔在廟從有司顯
相而行事也定哀之微辭是類也夫

盜竊寶玉大弓

盜陽虎也虎列大夫矣孟子曰大夫有賜于士大夫
虎也非微者矣而書盜何也陳君舉曰魯無人之辭
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是治陪臣也夫子之
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子勝嗣是為聲公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葵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謀晉也茍伐晉則當如哀元年稱伐矣左氏誣耳五
氏晉地今廣平府邯鄲縣本狄地後為晉有而近于
衛者也陳君舉曰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

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則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秦伯卒

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始叛晉從齊也夾谷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界左氏祝其實夾谷則今淮安贛榆矣其地遠疑非會所

趙子常曰齊之所欲得者莫急于魯也齊不得魯則晉不可伐

公至自夾谷

公會諸侯嘗不致此其致之何以叛盟主而會齊侯故特書至以異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大而陵小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于是東諸侯之即晉者魯而已齊將代興已得鄭衛而難魯齊魯自皐鼬以來齊之伐魯西鄙者再魯之圍鄆者一侵齊者再齊急于得魯以為南主是桓公管仲之始謀也夾谷會齊齊蓋幸矣故亦卒桓公之故反魯侵地鄆濟西田與范界齊常取以居昭讙汶

陽田與棘界則陽虎所以挾而奔者龜山之陰是為
龜陰鄆魯西南讙魯西北龜陰魯東北皆魯故地景
不自度欲修桓之業為是來歸本非畏魯其歸田亦
曰田反而齊師出竟魯以三百乘從矣季明德謂齊
欲息爭亦非也是時魯卿方有陪臣之難陽虎雖奔
而南蒯侯犯公山不狃猶張趙子常曰季孫之用孔
子非為興魯齊人故知孔子于魯非有三年淹者故
歸女樂以沮之則鄆讙龜陰之田不為孔子來歸明

矣孔子見行可而仕季桓子行有適可而不保其往非期月而可之謂也學者欲以相會夾谷歸侵田實其言其知聖人微矣子常所指切葢謂馬遷康侯等耶金氏有言三家于孔子非有土地甲兵之用至甲辰閱四年始攝相事聞國政則前此其權可知學者忿聖人失職而幸其用欲以是歸功不考于事實也近湯氏言齊畏三家葢疎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師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在今東平州東古無鹽縣故宿國也侯犯宰郕陽虎與為聲援虎既不安其位則郕自疑而叛再書二卿圍郕則其强可知矣何忌以兵助叔孫圍郕蓋同苦于陪臣者左氏記二子同齊侯圍郕經無其文且既同圍矣又云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郕將至既駟赤止而納魯人矣則郕非齊有而又云齊人致郕推原事勢去人情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傳曰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辭偽有疾子明言于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以寵弟貴卿處危疑之地挾君之寵臣而不忌其迹亦可疑矣故以自奔為文是有罪而見逐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無所憚于晉矣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弟為卿稱公子辰食禄已列于大夫稱弟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仲佗石彄本無去志但辰以䨿逼害之故脅使去國而佗彄亦遂有憤激之言耳故併逐之書曰暨豈有二卿無罪肯隨公子出奔趙伯循疑其不近人情是矣宋公以嬖䨿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仲

即兵襲國是時二卿方在行間又豈得與公同登武子之臺事與此經戾不足信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葢失一閏今先天新法加一閏得丙寅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闕三四九入食限

子行皆在此年則圍成者豈孔子行後事耶是離群索居之過也孔子世家乃以明年攝行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李廉以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築囿大蒐不與隋都意俾明孔子不在其位斯得之也已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今兖州鉅野界地與曹接是時曹晉睦故次以挾曹左氏謂伐晉非也

夏築蛇淵囿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寅吴子吉射鞅子朝歌今淇縣本衛地後削于晉荀封荀鄉鄭演仲云在絳州正平縣士氏封范漁仲云濮州范縣與朝歌逺二卿不據私邑而同保朝歌國人弗順逺奔少紓死且得結外援云爾荀躒言于晉侯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請皆逐之秦公伐二氏二氏伐公國人助公伐之則其叛在未奔之先亦與經背疑傳有誤也書此者可以見晉伯之衰晉

之而訊孫復之説然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古之
教也復謂國者在官之辭猶所謂有國有家者爾豈
謂民哉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来奔衛趙陽出奔宋

叔戌公叔文子之子陽趙黶孫義見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䍧歸

趙子常曰頓嘗會諸侯于召陵故也凡滅國以其君
歸日雖夷狄滅中國猶日掊夷狄自相滅以君歸不

月重其變也左氏傳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
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按左氏衛侯始惡于公孫戌以其富也公孫戌又將去
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衛逐戌及其黨陽
結亦戌黨因出奔衛靈沉耳于閨以奔其世臣又及
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而三子不能從容匡導欲
去其黨是亂之道也況戌本以富見乎故凡奔者皆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至是宋從齊左氏傳曰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朝上士例書名賑俎實腥曰脤熟曰燔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李廉曰古者諸侯入朝入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于此

知左所記容有誣者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趙子常曰彄比歳帥師則衛之正卿是亦以爲世子之黨見逐則大夫與其黨葢得以自恣而無忌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近邾之地此公親蒐也何以知其親蒐屬事比辭邾子來會公知之也　公親者必書于祟于郎是

而爵楚子之義若是則夔子之歸楚又若以不名哉
世有久近傳有詳畧其義不係焉者矣

夏五月辛亥郊

曷為夏五月郊三卜之過時者也魯郊當在孟春今
以改卜牛在滌三月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
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有臺基而高葢亦燕寢也在正寢後穀梁高寢

諸侯無奔諸侯之喪者邾子来奔喪何示服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定公之妾左氏云適夫人非也或曰定從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葢襄母謚定宣亦從夫謚乎不稱夫人公羊家言哀未踰年尚未推尊姒氏猶仍妾禮是已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而尊之定哀之母不成為夫人亦足見魯道之衰也已

杜元凱曰漆邾庶其邑張主一曰城漆謀伐邾也定
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魯人不務善
隣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啟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
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三
家謀國不忠之罪也

春秋明志録卷十一

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存之胡子以爲恕楚罪稱爵夫
恕楚罪豈必在稱爵哉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于是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魯師及齊師衛孔
圉鮮虞人伐棘蒲不書師諱内伐盟主也陳君舉曰
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

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漷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葢邾城在繹山陽即今鄒

縣地近季氏費邑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

故賂以漷沂之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句繹繹山之地也杜氏云邾地吾大夫及諸侯盟恒不曰此其日之何伐其國而要之盟故異之也邾以漷沂之田易紋土恐其悔而盟之也再書大夫名氏者季氏不與盟趙企明曰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勢不徒行故伐邾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在邾子邾既屈則信已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強者已親之以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季氏之強而不可制也或曰季氏不得田故不與盟叔孫之郈在

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相去邾田爲遠懼季氏之强而邾田卒歸于彼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皆非也田之歸季孫與否豈邾子所能與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孫輙拒父蒯聵以立是爲孝公或曰出公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奔靈公嘗再欲立子郢郢辭公因夫人欲立之

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餘見胡氏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帥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杜氏云衛地在戚城南然則鞅所帥即納蒯聵于戚之師也傳稱鄭歸粟范氏按鄭既叛晉從齊則餉助范氏以抗晉事所必有晉師方近鐵戰于鐵亦勢所必至也然晉不修文告以問黨叛之故而輒與之戰則鞅主乎是戰者也左氏記齊餉范氏經無據謝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禦之則于經傳兩無據

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始封今上蔡縣州來吳所滅趙企明以蔡遷為倚吳避楚令挼左氏蔡請遷于吳而中悔吳洩庸如蔡納聘稍納師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為文此左氏之誣也公子駟書大夫稱國以殺言君與用事

及曰是二公者將德醜而莫能擇焉由哀遡僖七世矣桓十世矣三家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為説而不以時毀也諸侯五廟耳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所以奉天非必以其私情為也是故謚與廟可以觀德焉孝子慈孫欲改而不能也今胡子之言曰嫌于擇祖是秦政違天之議也夫廟與謚是二者皆出于臣子者然誄必稱天而謚因之有天之道云爾也乃孝慈之心不惟莫之敢且莫之忍也已然則胡子之言苟以存

求厚之道而失聖人奉天之意矣夫奉天何為也天道明則畏愧之心生畏愧生而天德王道舉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陽杜註瑯琊開陽縣據水經故鄅國在邾東鄅而近于費昭十八年邾人伐鄅鄅子帑從于邾魯人習漷東沂西之利二卿帥師脅邾而城焉恐其爭耳非邾邑故不繫邾杜氏曰魯懼晉故比年四城趙企明因言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啟陽今在

之謀國如此宜晉之不競也晉不競于伯詐蠻子而執之則既背信矣又以歸于楚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蠻子名以屈服也

城西郛

杜氏曰城西郛者備晉也蓋助晉叛臣恐君怨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有屋故得災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

冬叔還如齊

卿弔且會葬也諸侯卒士弔大夫葬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長歷是年閏十月也公穀謂不正其閏劉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爲事以月斷故公穀爲非然九月至此僅三月耳荼以非正而立故速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

瑕郕邑在今濟寧州南古亢父魯有貿瑕故稱郕瑕以别之高抑崇云瑕郕邑魯未嘗取于郕而遽城之見魯之廹郕也然則杜元凱以為備晉者非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治范氏之亂也杜元凱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

吳伐陳

吳入楚使召陳懷公以晉辭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

拒父至今六年猶未納也晉人不以此致討而以范

中行氏故加兵于衛何哉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薛士龍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公

内迫于三家三家歸過于公也蘇子由曰其不書滅

邾大夫茅夷鴻保于茅請救于吳明年吳為之伐魯

復邾子故也杜元凱曰他國言歸于魯言來内外之

九年書宋之圍伐者三自哀三年至八年圍成而遂
滅凡加兵者四嗚呼諸侯之無伯也害哉

吴伐我

此吴爲邾伐魯加兵國都矣定公以前魯疆埸猶存
警備外兵不易至于國都故被兵言四鄙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子益齊外甥齊取魯邑爲以邾子益來也讙在汶
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邦域之中故言及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杞地界宋鄭之間後屬宋今陳晉地取者覆而敗之穀梁子曰取易辭以師而易取鄭病矣鄭自定十五年罕達伐宋至又以達嬖許瑕之故欲取邑于宋以與之不義甚矣然至設覆而悉俘之則豈巳怨之道哉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曲經以合之若杜氏之誣君

子不責而學春秋者亦折而從傳吾所不曉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抑崇曰齊人師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乘

有喪而加兵焉異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進于中國以其所為不離于狄道耳胡子謂吳以號舉深著楚罷而傷中國之衰非也左氏傳延州來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春秋狄吳葢以此耳然非必季子將也札以襄二十七年來聘書名救陳之役若季子實行法當書矣札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札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葢九十餘老未必能將此左氏之誣也

艾陵齊地據傳當在嬴博之間于是時戰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劍鈹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何也諸侯以兵屬于吳皆不序也既書公會吳伐齊而戰則從其恒辭魯人屈于強吳而求伸于中國其罪不可掩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其後世嗣不可考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糧而棄下不論觀此可知也

夏五月甲子孟子卒

孟氏子姓宋也禮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然論語記稱謂曰吳孟子猶存國可以起問今直書孟子則眞若宋女內大惡諱也此昭公夫人也或者以為妾夫強吳之女魯人敢妾之耶吳幼清曰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且逐之而葬不備況夫人乎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黄池今開封府古陳留封丘地汪仲裕云地近濟水則在鄭之境而晉嘗有之是也國語吳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于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蓋為是矣言及者會兩伯之辭吳強欲伯然有内憂司馬寅曰夷德輕不忍久經序晉于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傳云晉為先歃而外傳吳語

中即云吳先歃是經足據也夷狄舉號君臣同辭故
祖之會壽夢也死以號舉吳僭王猾夏與諸侯接禮
文不與是以中國先自會而後殊會之雖吾君大夫
與之特會亦一切以號舉而已黄池晉吳兩主之會
然晉董褐舉命圭以折吳曰無畀天子而干其不祥
吳退而就幕則穀梁謂辭尊稱而居卑稱會諸侯以
天王正應經義其盟而爭歃然卒先晉人子服景伯
對吳曰執事以伯召諸侯蓋吳至是始竊侯伯之禮

越遂有輕楚之心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蒯聵居戚十二年晉人不能以討衛乃以范中行故

而数興師師雖數出能侵而已兵威之頓其復可言
霸業哉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凡星孛皆言所加曰東方者日久遍歷東方所加非
一宿也公羊以為見于旦杜氏從之何劭公亦指房
心按周十一月日躔所在而言非也趙子常曰凡星

悶之意乎愚按孔子獲麟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則謂書成瑞至者過矣然則春秋以天道終信乎曰春秋者究禮樂之原極性命之統者也曰天命曰天討聖人所以飾喜怒者也天也者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無非出乎天命之性也獨以麟出為天道乎哉

# 春秋明志録卷十二